

王文進 著

南朝邊塞詩新論

王文進



千秋

萬歲



南朝邊塞詩新論

作者◎王文進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南朝邊塞詩新論／王文進著

— 初版． — 臺北市：里仁，民 89

268 面；15 × 21 公分

參考書目：11 面

ISBN 957 - 8352 - 63 - 8 (平裝)

1. 中國詩 - 南朝(420 - 588) - 評論

821. 835

89003467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王
文
進
著

南朝邊塞詩新論

校對人：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 秀 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 98 號五樓之 2

電話：2391 - 3325、2351 - 7610、

2321 - 8231

FAX：2397 - 1694

E mail: lernbook @ ms45. hinet. net

印刷所：琦海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廿九日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卅一日初版二刷

參考售價：平裝 280 元

ISBN 957 - 8352 - 63 - 8 (平裝)

黃 序

北方文學質樸剛健，南方文學綺麗柔美，這種南北文學異同觀，早已成為刻板印象。「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辭意貞剛，重乎氣質」，這是初唐史家（魏徵、李延壽等）論南北文風的著名評斷，它們不斷地被文學史家引用。根據這種南北文學異同論更進一步延申出南北文學融合論。很多文學史家在解釋由南入北文士（王褒、庾信）的剛健作品時，即認為是人北後受到北方風氣影響的結果。

由於南北文學異同已經成爲一種「思維定勢」，後人在論唐人邊塞詩時，很容易得出延續北方文學傳統，或受到北方文學影響的結論。但是王文進先生這本《南朝邊塞詩新論》卻對這樣不容置疑的信念投下一顆不小的炸彈；他所舉出的一百多首南朝邊塞詩顯然已嚴重動搖長期以來的「定論」。這一百多首詩雄辯地證明：身在煙雨江南的南朝詩人不僅能寫出綺麗柔美的山水、詠物、宮體詩，亦能寫出雄豪剛健的邊塞詩。長期以來，唐代邊塞詩受到北朝文風影響的觀點顯然已受到嚴重挑戰，實際上唐代邊塞詩所繼承的正是南朝的文學傳統。幾年前大陸與香港學者曾呼籲「重寫文學史」，不意在文進兄這本著作中獲得最具體有力的

展現。

南朝詩人留下一百多首邊塞詩，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但這個事實卻顯得有幾分詭異：長城瀚海的大漠風雲為何會飛臨煙雨江南的上空？文進兄對這個可能引發的問題顯然是有所準備的。本書提供許多資料證明邊塞這片風雲實際上是隨著貴遊文學集團的唱和傳統由北方來到江南。曹魏侯王與文士唱和之風，到南朝更為盛行，而依據當時的習慣，貴遊文士的唱和時常模仿「樂府古題」，而「樂府古題」中原本就有許多關於邊塞的主題（如鼓吹曲辭、橫吹曲體、相和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等），正是藉著「樂府古題」這座橋樑，邊塞風光得以進入煙雨江南的南朝。

在證明南朝已有邊塞詩並考察其來源之後，顯然已經達到顛覆傳統文學史觀的目的。於是作者針對南朝邊塞詩特有的時空思維進行深入的分析。在南朝邊塞詩中常見漢代的邊防名將及地名，可以說是空間的錯置。而詩中所常表現的京洛意象及對北都的依戀，可以說是時間的錯置。依照現代神話及原型理論的觀點，這些反覆出現的漢代名將、地名及京洛意象，正是積澱在詩人潛意識中的「原型意象」。而對北都的依戀，依照榮格（C. C. Jung）的理論，則可說是一種「神州情意結（Complex）」。

除了時空錯置的特殊思維之外，本書進一步分析南朝邊塞詩特殊的美學風格。本書從

「類型」的觀點出發，指出邊塞題材常常會與閨怨、游俠、詠馬等題材結合。這是邊塞詩的另一種美學特色：即將邊塞母題與閨怨、游俠、詠馬等母題結合成一種複調結構，形成多層次的、更富於意味的美學風格。

有了前面的深厚基礎，再來討論南朝邊塞詩對唐宋詩詞的影響就顯得游刃有餘、水到渠成。顯然，南朝邊塞詩中所常出現的各種原型意象及母題結合情形也時常出現在唐宋詩詞之中。

依照一般學術論文的書寫習慣，上述種種討論已經具備論文的「完整結構」，且實際上有破有立，「新論」的任務也可說大功告成。但本書卻在最後添加一章關於邊塞詩與山水詩的比較，可說是富於韻味的一段「尾聲」。邊塞詩表現的是屬於歷史過去的永恒不變的母題，而山水詩表現的是屬於現實當下的變動不居的新感性、新體驗；「常」與「變」正好構成南朝詩人的兩種心理向度。這一章將邊塞詩放在整個六朝詩的視野中加以觀察，意義極為深遠。

閱讀枯燥的學術性論文免不了如魏文侯聽古樂之昏昏欲睡，但本書文字鏗鏘頓挫，讀之如觀公孫大娘舞劍器，令人振奮、陶醉。文進兄原執教於台北之淡江大學，本已熟習西部台灣之細膩思維，數年前忽發奇想移駕東華大學，徜徉於花東縱谷的深邃與太平洋的浩瀚之

間，並日夕與名詩人及散文大家楊牧相處，無形中攝取了東部台灣之渾厚氣質，無怪乎能更上一層樓寫出「歷史想像與山水關懷」。「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辭意貞剛，重乎氣質」，初唐史家所啓發的南北文風融合論，若稍作歷史想像的時空轉移，似仍可適用於文進兄身上，故特爲之記。

黃景進序於政大化南新廈寓所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八日

目錄

黃序	一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二章 邊塞詩形成於南朝的理论問題	一五
第一節 當代文學史家對南北朝文學的看法	一五
第二節 唐初史家的南北文學觀	二〇
第三節 南朝邊塞詩的美學性格	三一
第三章 南朝邊塞詩的時空思維	五三
第一節 漢胡戰爭的歷史板塊	五四
第二節 南朝文士的北都依戀與京洛意象	七六
第三節 其他詩作裡的時空座標	八三
第四章 南朝邊塞詩的類型	九七
第一節 邊塞與閨怨間的脈絡	九八

第二節	遊俠與邊塞間的詩風交融	一二一
第三節	詠馬及其他對邊塞主題的推衍	一四一
第五章	南朝邊塞詩對後世的影響	一六一
第一節	對初唐邊塞詩風的啓迪	一六一
第二節	在盛、中、晚唐邊塞詩中的軌跡	一八六
第三節	與宋代邊塞詩詞的遙契	二〇五
第六章	結語	一二三
參考書目		一二七
附錄	南朝文人的「歷史想像」與「山水關懷」	一三九

第一章 導論

一般學者論起邊塞詩的問題，大都著重在唐代的邊塞詩，對於邊塞詩的定義，也大都是將唐人作品加以歸納整理，從中整理出有邊塞屬性的作品，進而討論。

大部分的學者在遍覽唐代邊塞詩作品後，都會認定邊塞詩的內容應該包括：(一)寫邊塞戰爭，或與邊戰有關的行軍生活，送別酬答等。(二)寫邊塞風光，自然景物。(三)寫邊地風土人情與民族交往^①。

這樣的定義大致上沒有什麼錯誤，但是對於何謂「邊塞」的定義，則以譚優學〈邊塞詩泛論〉的界定最為明確，他認為：「文學史上所說的邊塞詩，以地域而言，主要指沿長城一線及河西隴右的邊塞之地」^②。

這樣的說法相當有建設性，最起碼，如此一來，普通的戰爭詩或唐代南方邊界的戰爭詩都應該排除在外^③。邊塞詩在空間上的範圍，立刻被鮮明地界定在以長城為主要脈絡的作品。但是，只界定空間性質仍然是不夠的，因為唐人許多傑出的作品事實上還有一項重要的時間背景，那就是定格在對漢代盛世的模擬。像王昌齡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

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④就設定在漢朝的時間，「龍城飛將」李廣也是漢代的人物。高適〈燕歌行〉一落筆就是「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⑤，明明是李唐的戰爭，可是高適寫來恍若置身劉家大漢之國。唐人這種用語習慣，其實也引起許多學者的重視。當代詩學大家程千帆在其〈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裡，就對高適這種時空錯置的問題提出解釋。並且更提出王昌齡〈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完全用的是漢代的空間觀，尤其是樓蘭一國在漢代早已消失⑥，根本不可能是唐代的戰爭。

程氏雖然已經注意到唐人邊塞大量使用漢代典故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其實是成立於南朝，換句話說是南朝一百多首邊塞詩大量的運用漢代邊塞戰爭的典故，確立了邊塞詩的基本色調⑦。如果沒有南朝詩人的努力，唐人邊塞的基本格局根本無法確立，因此若要真正瞭解邊塞詩的性質，必須要以南朝邊塞詩為起點。

但是，邊塞詩形成於南朝的說法，對於大多數的學者而言，幾乎是一項難以接受的事實，最大的關鍵在於：南朝既然立都於江南的建康城，距離北方的長城，遙隔千里，怎能寫出逼真的邊塞詩⑧。這也是這項問題耐人尋味的地方：雄踞長安洛陽的北朝，並沒有開拓出近在咫尺的大漠風雲，反而是讓籠罩在杏花煙雨的南朝詩人弔詭的完成這項文學史的奇蹟任

務。

究竟，南朝詩人是在怎樣曲折的心境之中，締造了這項文學史的奇蹟，當然也是本論文的重點之一。

在進行本文論點的推展之前，首先要處理的是「邊塞詩」中「邊塞」觀念的來源：

秦朝統一天下之後，爲了防範胡人寇，於是將戰國以來燕、趙、齊、楚、魏、中山諸國所築的長城連接，成爲諸國的國界^⑨。到了漢武帝時，經過了前代文、景兩帝的二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擬對匈奴的政策由原先的防禦措施改成主動出擊。於是在上述「萬里長城」的基礎上，拓展延伸至敦煌西南百五十六里的陽關，即唐人所謂「西出陽關無故人」之所指。這條自秦漢以來的長城，在漢人習慣裡，就是所謂「邊」與「塞」，或合稱「邊塞」^⑩。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首先在文學作品中大量使用這些邊塞題材的，並不是躬逢其盛的漢朝詩人，也不是以「邊塞詩」在文學史上名傳千古的唐代詩人，而是在實際空間上距離長城最遠的南朝詩人。這種思維的跳躍與落差，應該是歷來學者之所以會忽略邊塞詩大量出現於南朝的根本原因。

其實，南朝詩人對於「邊塞」觀念的吸納，並非毫無章法。而是先將當時南北交會的長江、淮河暫時轉換替代爲長城的邊塞。《南齊書》裡記載蕭道成於宋明帝時戍守淮上，作

〈塞客吟〉一事，可以說明南朝人上對「邊塞」一辭的用法：

上（蕭道成）鎮淮陰……定時張永、沈攸之敗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恆恐虜至。上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素宗，神經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轡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挹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瀉艷，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歎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靄霧，壘首暉霞。戒旋鷗，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西陵山。驚飈兮潯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溪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景，悵遐心以栖玄。」①

雖然蕭道成這首〈塞客吟〉尚不能稱為成熟的邊塞之作，但是若和南北朝爭戰局勢比對來

看，則有著重要的意義：「邊淮」雖然軍事位置上係地處南方，但因將士戰久疲，在與北朝漫長的對峙之下，因此在無形之中，被轉化成邊塞要地。所以詩中會有「秋風起，塞草衰，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等塞外漠北景物，其實在本質上是南朝詩人對長城意象的思維轉移。

這種奇特的邊塞用法，在南朝史料中處處可見，《南齊書·王融傳》：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⑫。

東晉自元帝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至齊永明之際，已有一百八十年左右，齊武帝欲北伐北魏，卻慨然以漢武事業自居，當然鮮卑北魏則化身為匈奴，相對於南北兩軍爭戰之地，當然無形中就成了長城邊塞，無怪乎王融上書曰：

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澣渚之恆流，掃狼山之積霧，繫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⑬

顯然就是把南北朝對峙的戰爭比附成漢朝討伐匈奴的戰役，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清晰的知

道，南朝邊塞詩中的人名與地名爲何均屬於漢帝國的符號世界。除此之外，《南齊書·孔稚珪傳》也出現同樣的思維方式，據本傳所載「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所以上表建議朝廷對於北魏採用誘和之策：

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籌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譯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觀。……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壤，瘞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省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敵。……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⑭

孔稚珪此策文也顯現出如下意義：既然一開始就引匈奴爲例，可見孔稚珪也是拿南齊比附漢

朝，當然會有「胡塵犯塞」「河塞息肩」「玉門」這些和漢代邊塞同一系譜的名詞。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知：原本非常具體的屹立在北方的長城邊塞，經由南朝文人特殊的思維方式，早已悄悄的將其南移到長江、淮河的南北戰線。有了以上的體認，南朝詩人大量運用漢代邊塞戰爭的空間地名與人物象徵，應該就不是一種突兀或難以理解的現象。

邊塞詩形成於南朝的說法一旦成立，對於南朝詩的研究，其實不僅是量的增加，更是質的變化。因為傳統文學史的說法，南朝詩風應該是屬於綺麗柔美一格，至於剛健有力的邊塞詩的所有權理應歸屬北朝，但是本文所舉證的文學史料卻證明不論是綺麗柔美或剛健有力的詩風，完全是發源自南朝，因此我們對南朝詩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將重新調整。

爲了研究的方便，此處擬先將本文所收錄的邊塞詩列表於下，以明綱旨^⑮：

朝代	詩人	邊塞詩作篇名
宋	王微	雜詩二首
	顏延之	從軍行
	吳邁遠	權歌行，胡笳曲，長相思

齊		梁
鮑照	袁淑	蕭衍
代出自薊北門行，代陳思王白馬篇，王昭君，擬行路難之十四，擬古八首之三，擬古八首之七，建除詩	孔稚珪	范雲
白馬篇	謝朓	江淹
	從戎曲	虞羲
	行路難	沈約
		劉峻
		王僧孺
		劉邈
		徐悱
		古意二首之一
		傲古詩
		古意報袁功曹詩，從蕭驃騎新亭，征怨詩
		詠霍將軍北伐詩
		從軍行，飲馬長城窟行，白馬篇，昭君辭
		出塞
		白馬篇，春怨詩
		秋閨詩
		白馬篇，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